

時代叢書

中國門戶開放問題

莊心在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目次

- 一 成爲日本軍閥尾巴的東京政界謬論
- 二 門戶開放原則的重要涵義
- 三 理論上日本政策根本與門戶開放原則不能相容
- 四 事實上日本正在積極進行關閉中國門戶
- 五 中國抗戰便在於維持門戶開放原則
- 六 各國在華利益的估計與前途的認識
- 七 如何方足以維持門戶開放原則

中日戰事史料叢刊



3 1763 0737 3

82.12
30/2

次

一 成爲日本軍閥尾巴的東京政界謬論

如果說日本有所謂外交，牠的外交便只是軍部的尾巴，三宅友瓣橫竊道，胡作妄爲一番之後，照例輪着霞關來做掩飾辯護工作。卽算是自知強詞奪理之味可惜，但在軍閥高於一切的日本，喫外交飯的人們，除了這樣做以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這也可以說是日本外務省的苦衷吧！

這幾天來，當日本軍閥們完成了他們所謂侵華戰爭的「初步」，於攻掠廣州、武漢之餘，冷落了好久的日本的外務省不甘寂寞，於是便挖空心思硬造出一套荒乎其唐的謬論，忘其羞恥來給世界人士發一大嘍。

日本外相有田於十二月八日與英、美兩國大使克魯琪、格魯作長談，謂：「目下情勢變化，故對華態度門戶開放原則有加以修改的必要，中日『滿』將成立經濟集團，各國如正

確把握新事態，則東亞新秩序不必與英美衝突。」（見大公報東京九日合衆電）十九日有田招待外報記者，發言更屬狂妄，綜其大意，其內容不外包含以下三端：

一、東亞情勢變化，九國公約有修改或廢止的必要，九國公約所建立的遠東與太平洋的秩序，必須推翻，而代以日人心目中想像的所謂「東亞新秩序」，自稱對此日人將盡其最大的努力，不辭以武力達到此目的，不願列強動問，即對日施經濟壓迫或拒絕投資亦所不願。

二、強調日華「滿」提携，組織經濟集團，並解釋其並無排斥第三國利益之用意，於侵害第三國權益加以巧辯，以爲認識不足及誤解。

三、反對英、美對華貸款，目爲對日之一種姿態，且謂美國之貸款適足使戰事延長，同時使第三國僑民之不便與困難較前增進（見十二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大公報電訊）。總括其意，無非在狂言恫嚇欲脫離列強之干涉下，完成其武力破壞中國之獨立完整，以遂行其獨霸東亞，壟斷中國利益的目的。一方面在予日本軍閥年來武力侵略的「既成事實」，以外交妄詞來掩飾和確定，在另一方面，還想用這種欺騙的辭令來迷惑麻醉各國，

尤其是英、美，使坐視日本之侵華，而不加反對。

繼此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又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狂妄聲明（全文見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一本過去天羽聲明、廣田三原則以及有田的談話，蔚爲大成，「建設東亞新秩序」啊，「日滿支經濟提携」啊，「共同防共」啊，一大堆的巧妙名詞，無非充分暴露日本一貫的侵略吞併中國政策而已。

日本往往利用歐美人士對於遠東事件的隔膜，而恣意造作荒誕之詞，肆其簧鼓，以淆惑聽聞。「九一八」以後，日本甚至在國聯指中國爲侵略國家，其荒謬不待辭關。近年以來，事實的演進，已使世界洞燭日本之奸。日本外交言辭於盡其爲軍部尾巴之責任以外，已不復有更大的價值，本不足以重視。不過其所指述，關係歐、美各國在中國的切身利益問題，不能不詳加分析，以正視聽。因歐、美各國於中日戰爭中之亟宜切實援華制日，固不僅由於道義上的或是法理上的必要而已。

二 門戶開放原則的重要涵義

談到列強在華的利益問題，我們就不會忘掉「門戶開放」的原則，門戶開放的理論，可以說是隨中國閉關時代的結束以俱來。但門戶開放之成爲國際上應用之原則，實肇始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向各國發出之照會。其內容着重於各國在華商業利益之機會均等，因各國貨物在稅率運費等，如任保有勢力範圍之各國各自爲政，任意徵收，自不免差別與歧視，故應尊重中國之主權，由中國政府適用當時通行之中國協定稅率徵收各稅，則可以保證各國享受平等之待遇。當時列強多加接受，日本亦利用之以爲侵略的機會。

但自日俄戰後，日本勢力大張，在東三省既取帝俄勢力而代之，更把東北的政治經濟，整個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並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視中國爲其獨佔市場。因是引起一九二一年各國在華盛頓的會議，並締結九國公約。該項條約的內容，是在承認中國所要求的「關稅司法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取消，並否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的特殊權力，其主要的根基，便是所謂路特四原則，即

(1) 承認中國的獨立及主權與行政上之完整。

(2) 給予中國樹立強固政府的機會。

(3) 在中國全土任何區域，不得決定某一國自己的優越地位，應支持中國「門戶開放」一機會均等」。

(4) 不得獲取「侵害友好國民權利」的特權，及不得為「破壞友好國的安全」的一切行動。
九國公約是由中、美、英、日、法、比、意、荷、葡九個國家簽字成立的，中國領土完整由此得到保證，中國的「門戶開放」由此得到條約上的正式承認，而太平洋的局勢也由此獲得一時的穩定。

中國的門戶開放，既由一種國際間的觀念變而為條約上法定保證，其涵義自亦由純粹商業的而加上政治的意味。即欲維持中國門戶開放原則，必須保證中國之獨立完整，亦惟保證中國之獨立完整，始可實現各國在華之機會均等。蓋各國之在中國，多有商業貿易上之利益，如何方能保持此項利益之繼續與發展，不以衝突爭衡而受損害，厥惟實現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但如何始足以保證各國間之機會，維持其均等而不至有所軒輊，則須中國為一主權獨立行政完整之國家，憑仗其鞏固有力之政府，始克在各國之間公平酌劑。此固邏輯

上必然的結論，不僅爲中國國家計，亦在爲各國利益計，尤在爲遠東和平計，所顛撲不破者。

中國門戶之開放，既和中國之獨立完整互爲因果，不可分離；而中國之獨立完整，又和各國在華之利益及遠東以至太平洋之安全，存有密切之維繫。是以凡所謂對華劃分勢力範圍，企圖經濟獨佔以及侵略割裂中國之行動，均與門戶開放之原則，大相違背，均在打破之列。因此項企圖行動，直接固在破壞中國之獨立完整，間接適足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均衡既失，爭掠是競，勢必危及遠東與太平洋之和平與安全。此又邏輯上必然的結論所顛撲不破者。

故九國公約第一條前二項明白規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及「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政府」，此即係重申中國獨立完整之原則。而後二項規定：「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及「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此即係重申門戶開放之原則。其餘條文，大都基此二原則爲補充引伸。一言

以蔽之，一部九國公約實完全建築於中國獨立完整與門戶開放兩大基礎之上，而尤以有獨立完整之中國，始能開放其機會均等之門戶，故中國之獨立完整還須置於門戶開放之前，爲其先決條件。

華盛頓會議之召集，九國公約之訂立，其目的無非在於奠定太平洋區域之永久和平，然使中國爲一不能自主不保完整之國家，任令列強各自爲其在華利益而競爭角逐，是則各國軍備之限制既無從言及，太平洋區域又安克望其安全？是以當時華會各國咸以中國之獨立完整與中國之門戶開放兩大原則爲太平洋區域永久和平安全之基柱，足徵其於遠東問題之認識既正確而又深刻，既公允而又合理也。

三 理論上日本政策根本與門戶開放原則不能相容

保持中國之獨立完整，始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可言，事理既屬昭然，尤爲華府會議九國公約精神之所在。試回溯日本幾年來的行爲：一九三一年佔領中國的東北各省，公然破壞國聯盟約，華盛頓九國公約，並且退出國聯；一九三二年，建立了傀儡的「滿洲國」，

軍縮會議開會時，日本大炮正在轟擊上海、河北；一九三六年進兵華北，建立所謂「自治」政府，同時，退出敦倫海軍會議，宣布華盛頓海軍限制條款的無效；以至於盧溝橋事變以來，攻城掠地，姦淫殺戮，狂轟亂炸，種種暴行，很足以明白表明了日本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對於他國的權益又持怎樣的態度。對於國際條約及組織盡了怎樣的義務，對於遠東以及世界和平安全負了些怎樣責任，牠的行爲早已替牠明白寫出全部的供狀了。

可是東京政界偏要替牠本國的軍閥暴行靦顏無恥地說話，事實勝於雄辯，這種抹煞事實，不顧公理的外交辭令，除了貽羞國際，徒增無恥以外，還有些什麼價值呢？這裏姑且再徹底揭開牠的醜態，使牠的原形畢露無遺。

第一，所謂「目下情勢變化」，門戶開放原則須加修改，悍然企圖廢棄九國公約。門戶開放與中國之獨立完整爲互相關聯之兩大原則，並與遠東以至世界之和平安全；有密切之維繫。列強爲保護自身在華之權益及維持太平洋區域之安全，咸認此兩大原則爲當時簽約國與加約國所均應遵守永永不偏廢之義務。所以九國公約與別項條約特具不同之點即在其有永久性，此於九國公約條文中並無期限或廢止之規定可以知之。猶憶當九國公約簽字之日

，亦即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美國大總統哈定氏曾作演詞謂：

「本會議洵可謂業已完成一偉業，……即各國以國家尊榮，遵守在此表示之誠信，實爲人類事業中開一新而更善之紀元。……今諸君雖經種種困難，卒能協商妥洽，公布於世。凡有關國家榮譽，絕無更張；而於不名譽之事則一致聲討；凡失德爽信之事，舉世預備宣布之！」

現在日本歷年之暴行，不顧其國家尊榮，不遵守其所表示之誠信，悍然破壞此偉業，失德爽信已達極點，舉世各國於其不名譽之行爲正宜宣布而加聲討。乃日本不自知其無恥，尤欲一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唯一法門，「既成事實政策」，而以「目下情勢變化」重加其無恥。試思所謂情勢變化云者，自是指其近年來以武力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關閉中國之門戶，損害他國在華之權益及均等之機會，以至造成遠東太平洋之危機等種種「成績」而言。凡由武力造成之此種情勢，均深背華府會議之精神，爲九國公約所深惡痛絕而應嚴加懲處者。日本於其違約手段所造成之不名譽事實，未待簽約加約各國之裁判，而今竟欲據之以爲該約不能適用之理由，豈非正如三川行爲未及繩之以法，而盜賊反據以爲刑法當

加修改之根據，無理無恥，因果倒置，一至於此！且一般公約之存在，既不能因一國之宣告廢止而失效，亦不能因某一國認為不適用而遂不適用，而況九國公約，當有其特具之永久性在，如任令日本以不名譽之行為破壞於前，復以無恥之謬論毀棄於後，如是，條約復有何尊嚴可言？諾言復有何信義可重？國際關係，豈不將重返於無法無理之莽莽時代乎？

第二，所謂「東亞新秩序」，為年來東京政府所一再倡言，有田、近衛醜醜道及，以日本這樣的國家，居然也以秩序為言，真可以說是「強盜口中的法紀」。國際秩序之維持，一在於公理正義，一在於條約法紀，日本歷年來之暴行，證明其為最蔑視公理，最敵視正義，最違犯條約，最破壞法紀之國家。自「九一八」以來，世界之阨陁不安，推本窮源，都由於日本首先破壞國際秩序所釀成。國際聯盟為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秩序之組織，日本不遵守其決議而且不屑宣告脫退；華盛頓海軍條約限制造艦競爭，為維持海洋秩序之條約，日本不盡其遵守之義務而且宣告廢棄。如此國家心目中何嘗有「秩序」兩字？華會之召集與九國公約之訂立，其中心政策，厥惟安定遠東，樹立遠東與太平洋上之國際秩序。當時各國一致公認遠東問題或太平洋問題即為中國問題，欲求遠東或太平洋區域之和平安全

，必先謀中國問題獲得合理的解決，是以確立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及中國境內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兩大原則。此種認識實屬確切不移，本此基礎始足以建立遠東或太平洋上之國際秩序。華會以後近十年間，太平洋上各國，關係良好，風波平靜。中國既獲得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各國亦保證獲取中國境內商務實業均等之機會；即日本亦因以獲得不少利益，如在華合法利益之鞏固及威望好感之日增。循此本可以維持遠東與太平洋之永久和平於不替，何如「九一八」以後，日本野心勃發，貪言自肥，撕毀約章，背棄信義，遂使華會所樹立之良好國際秩序，蕩然無存，而遠東及太平洋之紛擾，日以增劇。

今日日本不自醒悟重信守約，以恢復當時華會良好秩序，而乃另倡狂言，高談其「東亞新秩序」，其用心所在，固昭然皆見。察其內容，却正與華會九國公約之精神背道而馳。華會及九國公約所以能建立遠東及太平洋良好秩序之基礎，實有其兩大支柱：前者為各國對中國尊重其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後者為中國對各國保證其境內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今日日本所倡之「東亞新秩序」，於前者則企圖取消獨立完整之中國，近正加緊鼓吹所謂

「東亞協同體」，意在吞併中國，化爲日本「東亞大帝國」之一部分；於後者，則企圖驅逐歐、美各國在華之權益，近正積極進行所謂「日滿」文經濟集團，結成爲一東亞經濟單位，將歐、美在遠東之經濟利益掃除淨盡。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狂妄聲明，要求在中國駐軍，要求在中國有內地居住及貿易之自由權，要求予日本在中國開採富源之便利，是即破壞中國主權之獨立，要求承認「滿洲」僞組織，要求內蒙劃爲特區，是即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無完整之領土，無獨立之主權，勢將夷爲日本之附庸日本之殖民地，如是而欲使中國仍行其對各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政策，得乎？日本之所謂「新秩序」，無非暴露其欲征服中國排斥歐、美而獨霸遠東之野心。遠東與太平洋安疊和平之秩序，本建立於華會九國公約之公允合理的基礎之上，而日本藉暴力推翻之，另行移植於一國的侵略野心之上，人間寧有是理？是不特東京政界爲軍閥所嚇昏而發如此囂語，抑亦日本國家之甘爲人類和平世界秩序之盜賊，自掘墳墓，以速滅亡而已。

第三，所謂「並無排斥第三國利益之用意」。日本意圖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獨吞中國爲遠東之主人翁，顯然欲關閉中國的門戶，以便日本一國壟斷宰割，其爲違反門戶開放

原則，打破機會均等之秩序，危害各國在華利益，不言自明，乃有田、近衛都還想藉巧言詐辭來掩飾他們軍閥的實際行動。有田謂「中日『滿』經濟集團並無排斥第三國利益之用意」，近衛謂「日本並無意獨佔中國之經濟權，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在華之經濟利益」。使在「九一八」以前，若日本詐稱「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及「維持門戶開放」，歐美人士或尚有爲其蒙蔽，但八年以來之事實經過，已使歐、美人士之錯覺完全消滅，而有田、近衛卽再巧爲詐語，亦不足以抹煞事實，淆亂聽聞，徒暴其無恥而已。

實在日本政界之長於詭言詐語，原不自今日有出，近衛始，有田、近衛不過襲其衣鉢而已。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公約於一九三一年爲日本所破壞，當時日本亦如今日同樣保證其並無領土野心，並且願意繼續執行門戶開放政策，但是這種申明，隨即證爲虛妄，先之以「滿洲」偽國的造成，繼之以「蒙疆自治政府」及「冀東自治政府」，後又成立北平「臨時政府」和南京「維新政府」兩傀儡政權。凡此事實，均足證明日人食言而肥，視顏無恥。而廣田前外相還於本年（一九三八）五月十五日對路透社發表聲明，強加飾辯，他說：

「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維持佔領區域以內的門戶開放，……此後各國仍得在侵領

區域內享受貿易及開發資源的同等權利，外國資本的投資極爲歡迎，深信在北平與南京新成立的政權，將施行適當方法，保護外人在其領地內的經濟利益，並便利其發展。」

話似乎說得很動聽，無如這些巧妙辭令不但不足以掩飾日本八年來的蠻橫事實，而且簡直恰與日本的政策及國內日常言論不符。實在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却正是要打破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排斥歐、美的利權而企圖獨自壟斷中國。日本目前的侵略政策以及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基源，還在於一九二七年的田中奏議，其中便很明白的規定了日本侵略的路線，是項路線幾年來也正爲後起軍閥們所忠實執行。其中第一步是「奪取滿蒙以征服中國」，第二步「不免與赤俄一戰」，第三步「必須與美國戰」，暗中自亦須與英國戰，以霸佔西太平洋與東亞之全部領土。日本既具侵略的野心，自不免與各方衝突，這不是說得很明明白白嗎？一九三四年日本陸軍省正式聲明：「九國公約是死了的；昧於遠東真象的歐、美列強，對於中國事件必須保持超然態度，」而四、一七天羽聲明竟要把中國置於日本保護國的地位；

「爲維持遠東和平秩序，吾人必須單獨行動以盡吾人應有之責任，……中國處於與

日本同負維持東亞和平責任之地位，其他各國則不然，……列強在中國的一切合作事項，即令以技術或金融爲名，也必然含有政治作用，日本在原則上必須反對此等事項。」（日本外務省情報司長天羽聲明詳細內容見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報）

當時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更進而擴充這聲明的原則，說：

「日本必須斷然單獨執行於中國有利的事項，……實業家想要在中國投資，事前先諮詢東京是有益的事。」（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對華盛頓星報談話見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本晤士報）

天羽聲明明白地告訴了各國：「不得染指中國」，當時會引起美國尖銳的反感，華盛頓當即發出重申九國公約並反對任何列強片面廢約的正式聲明。凡此却都是真正的日本基本政策，而與外交上的飾詞巧辯適相逕庭。自此次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國內益形狂妄：如內相末次海軍大將曾宣言「有色人種應脫離白種人的束縛，日本安定東亞和平的任務，須將白種人逐出」。此次英、美貸款與我，日本各報無不猛加抨擊，國民新聞且謂「日本必須積極實行其對東亞之政策，以求消滅遠東甚至全亞洲之一切『英帝國主義之象徵』」

……英國將來之趨勢，似將退出阿拉伯海以西，並放棄新加坡，及予印度以獨立主權，俾亞洲有永久之和平」。八年來日本之實際行爲既如此，而日本國內的政策言論又如彼，則其欲侵吞中國，關閉門戶，獨霸遠東，排除歐、美，又豈是幾句模糊混統的外交辭令所可文飾呢？

四 事實上日本正在積極進行關閉中國門戶

日本對於中國之有無領土野心，日本對於中國門戶有無關閉企圖，日本對於歐美各國的遠東權利有無排斥意向，自「九一八」以來，無論在日本軍閥的實際行動上，或是真正代表日本政策的言論上，都已很足以獲得一個明白的解答。但是或者還有人爲日本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以爲日本之侵略中國，或不至於真的損及歐、美的利權。甚且日本還會作進一步的宣傳說，如果日本侵華勝利，對於歐、美國家反還有物質的利益。其挖空心思造作的理由是日本若能安定中國，在其所謂「新秩序」控制下，中國工業化可以加速，而中國市場亦隨以擴展，如是歐、美各國對華的貿易與投資，即使不免較之日本爲低，或且必須經日

本之手，但爲數勢將較過去爲鉅大，而歐、美各國將因以獲取無限制的利益。此項理由，曾爲日本非正式代表在倫敦、紐約覓取信用借款時鼓其如簧之舌所表示者。在他們或以爲如此理由，當具相當之誘惑力，足以驅誘列強，殊不知日本近年來所作所爲，已使歐、美人士對於遠東問題較前格外通曉，無論日本怎樣匪夷所思地想出許多巧妙話來，歐、美人士都能洞燭其奸，而力斥其所持理由之荒謬。

關於此點，過去事實，已很足以說明，日本法律現今繼續施行於「滿洲國」者，已經七年，所謂維持「門戶開放」的結果，不妨展視其貿易統計：

據美國遠東學者裴飛爾氏(Nathaniel Peffer)之研究，一九三〇年即日本略奪東三省前一年當時東三省自日本輸入佔其全部輸入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三六年即日本侵佔東三省之後五年自日本的輸入增至百分之七十二以上。一九三〇年東三省自美國的輸入佔其全部輸入百分之七，一九三六年自美國的輸入減至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這就是說明在六年的佔領之後，日本輸出已高達兩倍，而美國輸出則降落一半。又一九三〇年東三省自國外購買貨物，總值爲四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僞滿貨幣)，而一九三六年的數字爲六九一、〇

〇〇、〇〇〇元，其間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六年間，偽「滿」單自日本一國購買者，其值由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五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足徵六年間偽「滿」全部輸入僅增加二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其自日本的輸入却增加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即足說明日本所謂極端開發的「東三省」全部利益，均為日本所吸收，此外尙在其他國家與偽「滿」的原有貿易額中多吸收百分之五十。舉一具體的例，一九三〇年美國對東三省售出貨物值為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六年為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此種趨勢，為不離準則的現象，例如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偽「滿」的輸入增加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在此增加數字中，日本得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朝鮮（亦即與日本相等）得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偽「滿」自美國輸入的，從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降至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根據任何統計，結果均屬相同。無論絕對的，或是相對的兩方面說來，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國家，均因日本佔據我國東北而有所失，而日本不但有所增益，而其增益實為侵潤他國的利益。

當然貿易統計僅僅包括商業事務之初期，而於多方面商業行為的結果所獲之最後利益

，不易追查與估價。此只足以表示一種趨勢，此種趨勢之正確性，還可以從東三省開發的性質上提供證據以說明之。

日本之所謂「門戶開放」，其在偽滿施行，是單方面的，即只准偽滿向外輸出。除日本以外的各國貿易、商業及企業投資，業已顯然驟減。日本把外國人擠出東北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方法，是一切主要工業之國家社會主義式的獨佔，鐵道、公用事業、礦業、重工業等都在關東軍及南滿鐵道會社控制之下。自經營煤礦以至開設旅館，均為其活動範圍。大部分的買賣都在日本，許多的小企業，不過是日本公司的分號而已。偽滿確定煤油專賣，結果英、美煤油公司遂被排斥，此為世人周知之事。還有其他及於一般的更根本的方法，遠在一九三三年偽滿政府議定：「關於重要經濟活動，其行使由國家控制之。」至一九三七年沒有一個重要的工業不是全部或部分的置於政府控制之下。根據一九三七年五月號日本主要的經濟季刊東方經濟云：「偽滿」自成立以來，即採計劃經濟政策，主要工業均一一分別置於國家統制之下。」一九三七年五月通過工業管理法，正式規定「計劃

經濟」，因此所有企業都須得政府的許可，政府有權「對於從事有關公共利益由國家管理，重要工業活動的人，發給必要的指導，」簿據與報告必須提出以備檢查，當企業「要加以擴張或變更其生產設備」時，必須獲得許可。由是將一切半官式的限制辦法統一起來，而正式施行之。實際上所有企業都握在許多大聯合公司之手，如南滿鐵道會社、昭和鋼鐵廠、滿洲煤礦公司等，或與軍事團體有關，或為官方所參與之準政治團體，外國商務機關，在此重重束縛之下，想要衝出牠們的範圍，實在沒有機會，此可以從各外國公司實際從我國東北退出一事證之（幾乎只有英美烟草公司是例外）。外國人只有在日本需要信用借款或其機器原料不能購自日本的情形之下，做些買賣，而這些買賣還是脫不出日人的中介。就這些事實已足證明日本開發東北的利益，只歸日本獨佔，而世界其他各國與東北固有關係，顯然是已遭嚴重的排斥了。

第二種方法，則為對於購者施以警察的或是政治的壓迫，或則坐視日本人之種種不法行為，不加干涉。其較彰著者如去年十月偽「滿」所頒的「外匯統制法」，正如日本本國所施的一樣，對於外匯嚴加統制，但有一點分別，即偽「滿」統制僅施於其他各國，對日本

則並不適用。同年十月一日復頒佈「貿易統制法」，一切輸入，須得特許，麵粉和糖的輸入，除來自日本者外，概行禁止，米的輸入亦僅限日本、暹羅兩國。但此尚爲昭然見諸法令者，他如對貨物之罰金，對工廠及商人之搜查，以及種種意想不到的鬼鬼祟祟行爲，多方發動，務使外國工商業不勝其麻煩，不堪其損害，而終必被迫滾蛋而後已。

日本之所謂「門戶開放」從在偽「滿」施行的現狀，便可以推想到在華北和華中的情形。其在華北所謂「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成立，所發行的偽鈔與日圓維持平價，並由幾家日本銀行借款一萬萬圓予以支持，偽鈔既不能徑購外匯，日人又強迫中國商人購買日貨，對於非日本進口貨實爲一最有效之障礙。華北關稅稅則，現已由偽「臨時政府」加以修改，此項稅則，對於日本輸華及購自中國之大宗貨物征收率大爲減低；此於英國在華製造工廠之利益爲害甚大。他如投資的控制、買賣的獨佔、經營之統制，自均沿襲偽「滿」的故智，破壞門戶開放之原則，危害其他國家之利益。其在青島、煙臺等地，日本在事實上已完成其匯兌統制，出口貨價票若不售給橫濱正金銀行，則日當局得任意禁止出口，而該銀行對於出口貨價票又往往加以武斷抑低價額，否則即拒絕收買。英美商人爲日本所層層限制重重

東縛，幾毫無經濟活動的自由，更談不到與日本爲均等之發展。

其在華中，日本既佔南京，將京滬、滬杭兩路霸據，又將長江下游封鎖，霸佔沿江各埠公共碼頭，不許歐、美商人恢復營業，不許外商輪船航行。近陷武漢，更變本加厲，將長江航運壟斷獨享，藉口於軍事行動，一再拒絕英、美、法諸國之要求開放，實際則縱使日本商人趕速經營，積極籌組「長江輪船公司」以樹立獨佔航權之基礎，造成英、美、法無可復爭之勢力。一面並積極開拓沿江貿易；如邇來上海消息本年十月份日貨由長江入口者，達三萬五千包，出口者達六萬包，復據十一月二十日合衆社東京電，本年一月至九月，日貨輸入自華佔領地區者共值一萬六千九百萬日元。至上海所有碼頭，除少數在法租界外，其餘都在日本佔領區。自戰事發生後，即在外國人所有碼頭及船隻上，亦祇准海關自本人員檢查，而在日本所有碼頭及船隻上，則根本不許海關過問。自本船隻均假託軍事，無須證書，內裝貨物，大都逃免關稅，賤價傾售（據本年二月十六日泰晤士報通信）。

又據密勒士評論報載：「根據近日由蘇州、無錫、杭州歸來之中外人士報告，各該城內牆垣上滿張『英、蘇是中國真正仇敵』，『美國是我們第二個敵人』，『抵制英美貨物』，

「快買日本貨」等等標語。再據杭州通訊員報告，現在杭州城內各商店所賣貨物，百分之九十五爲日本製造，倘有商人胆敢採購他國貨物如火柴、棉布之類，立刻須繳納「特別稅」，因之歐、美貨物無形中已早絕跡。「沿京滬線除非日商承銷者外，外貨絕無運輸之機會，日本排斥外商之「戰爭」，已經早在進行，現在更由各地軍隊特務機關來積極推動。本來在華中長江流域的商務，英、美勢力，素稱雄厚，現在遭受日本如此阻困，不特其前途發展艱難，即其已有的地位，亦必衰落，英、美在華商人，痛苦備嘗，自必知之熟稔，那裏還會給日本片言數語所欺騙誘致呢？

其在華南，日本侵佔廣州，阻塞珠江航路，毀損廣九交通，將東西往還樞紐之香港，陷於孤立可悲之境地，此於英國，固爲政治與商業的雙重打擊，即於美國，亦爲其在太平洋勢力的一大威脅。因英美在東方之重要堡壘爲香港、新加坡與馬尼拉，三者成倚角之勢，互爲策應聲援，在商業上如此，在軍事上亦然，其中有一處遭禦打擊，其他二處即感到嚴重的影響。目前日攻粵南，亦猶迫取香港，而迫取香港，亦正無殊迫取新加坡與馬尼拉，其爲對英美遠東勢力之危機，又豈僅於貿易一端而已！

目前各國在中國各地的權益大受日本的損害，日本政府雖一再聲稱對於在華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之原則，將繼續維持，實際上徒存虛語。但在日本猶藉口「吾人亦確知日軍行動，大足以妨礙各第三國之利益，及第三國僑民之自由，但局勢如此，恐在戰事期間，此種現象難於中輟」（本年十一月中日本海陸軍發言人在滬聲稱）。而事實上，日本之所為，却更藉軍事活動爲口實，凡其侵略暴力所至，即千方百計從事於英、美各國權益之剝奪，企業之摧殘，資產之破毀，貨品之阻絕，以期驅逐英、美勢力於不知不覺之中。雖經英、美各國照會抗議，終未見明確之答覆，與切實之處置。

因之歐、美各國人士，自然也很瞭然於假使此次日本戰勝中國，各國在華的權利將發生怎樣的結果：第一，鑒於已有日本勢力統治了八年的偽「滿」，其國際貿易的消長及各國在彼權利之耗喪，便是很好的前鑑；第二，在華北、華中、華南凡是日本暴力所到之地，日本與歐、美權力之消長，日本的託詞與行爲的矛盾，更是強力的例證。凡此事實，都已狗暴露日本外交家所謂「日本的勝利對於西方國家反還有物質利益」的荒謬，而使歐、美人士深信：「在日本統治下之地域，決無第三國經濟立足的餘地。」於此美國的遠東專家

斐飛爾說得最是透徹：

「假若日本戰勝，西方各國家的利益，當直接遭受危害，充其量西方國家不過對日本忍受痛苦以與中國貿易，而揆諸他們所得的經驗，却是如對日本忍受痛苦以進行貿易則決不能容許他們在中國自由發展。」

「有一點必須首先明白的，假若日本戰勝了，無論如何，西方國家必被阻而不能與中國直接通商，從中國簽訂屈服條約日起（假若她簽訂的話）門戶開放將變為神話或歷史遺蹟，無須法律上的處置。為必須完成此項目的，日本將必另草稅率表，或制定海關條例，必要時還將引用支持進出口貿易的法則。更有一切內部的壓力，從道德上的勸告以至公開與直接的威脅，均將被日本運用，以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利益之間的障壁。對於繼續購買歐、美貨物的中國人，銀行信用將斷而不與，中國通貨將與日圓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信用借款的規定，除日本人外，殆難獲得，裝載外國貨物的貨車，會神祕地誤駛方向，在途中延擱或失蹤，放在海關中的外國貨物會神祕地被損害或認為違反海關法而科以罰金，外國工廠須服從不合法的和繼續不斷的檢查、限制與罰款。諸如此類事實累

積的結果將使在華已有之工商企業，無理由繼續存留而不滾蛋，外國輸出商也將沒有理由再枉費心力把他們的貨物運來中國出售。（見日本與中國門戶開放問題，載 *Foreign Affairs* 本年十月號）

他這樣深刻顯豁地揭穿日本的鬼計，不但足以警醒歐、美人士勿再上日本之當，就是日本的所謂外交家，讀此也將汗流浹背，噤若寒蟬，不敢再造作妄語搗亂是非了！

五 中國抗戰便在於維持門戶開放原則

現在再進一步來就中國方面分析，恰恰和日本成爲強烈顯明的對比，我們可以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一是中國近年來正加速地工業化，國際貿易正逐年鉅額地增加；二是中國正需要大量的外國投資，總之，要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破壞與阻礙，中國總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國際資本財貨的大市場；最後，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遵約守信的國家，假如中國戰勝，中國一定會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重視各友邦的利益。這三條解答，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證明。

日本的發言人欺騙歐、美各國說：「在日本控制之下中國工業化可以加速，中國的購買力可以增高，中國的市場可以擴大；否則中國工業化遲緩，市場停滯於倉猝狀態，門戶開放亦惟近於啄取有限的發現物而已。」話固然說得巧，無奈完全歪曲了事實。中國從事工業化有年，世界大戰以後，那急切地進行工業化，這不但爲世界各國所周知共見，卽最偏於感情用事的日本軍人，亦不能不承認中國工業化的進步與成就，這是有鐵一般事實來證明的。中國國際貿易自一九一二年，卽中華民國成立之次年，以迄一九三〇年，已增加達兩倍半以上，從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增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其中卽以美國一國而言，已自總輸出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三以上，而且這些增加趨勢，都是逐步穩定。在近數年間，中國更明示着近於狂熱的近代化運動，工業化與國際貿易兩者都大有增進。這只要看最近年來中國交通與運輸工具的發展，工廠的增益，公共利益之改進，以及國際貿易之蒸蒸日上，國際經濟關係之日趨稠密，便是極好的明證。假若沒有外來暴力的壓迫破壞，中國的工業化正在幾何級數的進展中；而日本的領土野心，窮權迷夢，平時過去既處處和中國的進步阻礙爲難，「九一八」以至今日炸彈與炮火，更把

中國的工業，殘酷的加以破壞。所以倘要說中國過去工業化的不能急激順利的進展，原因便在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束縛限制；而目前中國工業化機構之被破壞，以至於停滯，也由於日本軍閥的暴力摧殘。事實上日本不但破壞了中國的工業化，日本也就破壞了世界最有希望的資本財貨大市場。

但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還是竭其最大的努力在束縛中掙扎，在侵略下奮鬥。過去在日本帝國主義種種壓迫勢力之下，中國工業化還有她相當的成就，決不是簡單而平凡的事。就在目前，中國一方面為國家的獨立完整，民族的自由生存而抗戰，同時還沒有放下她近代化的建國任務。所以中國國民黨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決定：「同時於抗戰之中，加緊工作以完成建國之任務，『吾人不能望於和平中謀建設，惟當使抗戰與建設同時並行。』」（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在事實上的表現，不妨借取愛勒（J. Ahlers）的話來簡單說明：

1 關於交通，他說：「中國已經能夠維持領土內各鐵路線上的正常的交通，組織成種種精良而成功的制度，成渝間、湘桂間……的新鐵路線的建造正在積極工作，西南各省新

鐵道的測量亦正在進行中。……另一方面爲了建立新的更好的交通，特別是經新疆而抵蘇聯和從雲南到緬甸的交通，這一系的新汽車路已在迅速的建造了。」

2 關於工業，他說：「國民政府正鼓勵着私人企業來使中國西部工業化。……中國臨時首都重慶已經迅速地發展成爲一個新的工業中心，在這個工業西遷中，無疑地政府是給予着財政的援助和運輸的便利，但是大量的私人資本亦已經前來，正在西部進行新的有希望的投資。」

3 關於對外貿易，他說：「除了上海外，中國其餘部分却表現了極大的貿易抵抗力，在本年（一九三八）開始時依舊保持與和平未破滅的最後一月或一九三七年開始時同樣的對外貿易總額，雖然在進口和出口方面，各部門商品的分配却有着顯著的變動，但中國的商業機構並沒有崩潰，相反地，中國的商業界都表現了牠傳統的巨大彈性力，使牠能適合迅速變動的環境。」

愛勒在敘述了抗戰以來中國的經濟財政各方進展以後，他發表他的結論說：

「中國人已經表現了可驚的能力，使他們自己適合於戰時的狀態，在中國久被忽略

了的西部，也有着明顯的強烈的進步，在走向工業化和普遍的近代化。整個說來，中國的目前的經濟金融結構，已經非常完善的經受戰爭的測驗，同時這一結構的近代化，已經表現出，比一般預料的程度結實得多。它的經濟基礎未受動搖，如果戰爭結束，獨立的中國必然在經濟上復興起來。」（見在抗戰中的中國經濟財政，原載紐約亞細亞雜誌，譯載文摘戰時旬刊廿六、七合號）

這事實不但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中國的政府和人民在堅苦抗戰中怎樣努力於國家的近代化，而且連帶說明了兩個問題：爲什麼中國過去工業化程度不能長足的進展？其重要的原因便在於日帝國主義的束縛限制，而決不是中國本身努力的不足，也就可以證明中國唯有在獨立自主鞏固強力的政府之下，才可以加速工業的進展。其次日本的暴力決不能毀滅中國經濟的前途，而中國工業化近代化的進展，勢將隨中國抗戰的勝利而益增強擴大。中國大量的普遍的工業化近代化，當然使中國爲更廣大優良的財貨市場，這個鐵足證明尤脫萊女士的觀察論斷爲精確不錯的。在她的名著日本在中國賭博（Japan's Gamble in China）裏面她說：

一在這次戰爭中，假如中國能戰勝的話，它將需要輸入大量的資本財貨，成爲世界最大的市場。日本在這方面，即供給機器、鐵路設備、建築材料等，根本不能和人家激烈競爭的，最厲害的將是德國，假如他不是昏了頭去真正支助日本，以致完全失去中國人的同情的話。但是在任何情形之下，只要是擁有中國所需財貨的國家，都會有牠的發展餘地。自然中國的工業發展起來，而中國的資源將爲中國自己的利益而用，但無論如何，中國總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資本財貨的大市場。一

事實很明顯的擺在面前，假如日本戰勝的話，牠不但將獨占或斷關閉中國的門戶，驅逐各國的權益，如上節所說，而且據此還可以進一步推斷，假如日本戰勝中國而將中國的政權和經濟控制，則中國的經濟發展將必然會更激烈的被阻礙。日本要完成牠征服中國的工作，大部分的資源力量還須用之於維持強制壓迫的政治方面，而所謂開發中國，也不過是把中國的經濟功能，在先軍事而後經濟的標準之下來作爲補充日本的需要，成爲一個隸屬的附庸的經濟單位而已。

但是假如中國戰勝了，民族主義的勝利，將否影響到英、美各國的利益呢？這個或許

也是英、美各國所關心的問題。

在經濟方面的考量，中國戰勝了，自必加倍努力於自國的工業化和近代化，於此自必需而且決免不了要外國的貨物的輸入與鉅額的投資。中國生產事業的發展，自必增進她的購買力，是則外國貨物的輸入必不僅限於生產工具，同時消費物也當然增進。在常態情形之下，將沒有東西能夠阻止中國對世界製造品及金融界貢獻一廣大而繼續進展的市場，這一點，經過上面的闡述，已可明瞭無疑。

再任政治方面考量，姑放開經濟方面的條件不提，中國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決不會對外國合法的利益有所排擠。這一點中國的民族性和過去的歷史便可以給予牢固的保證。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說得最真切：

「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以務農爲生，幾世紀來一向是愛好和平的。只要中國繼續她自己的特殊發展方式，別的國家是沒有理由要擔心她的武力攻擊的。相反地一切國家都可以冀望和這些頭腦清晰營業誠實的萬千中國人作有利的商業往來。」(文以不

要援助世界和平的敵人，The Reader's Digest，一九三七、十二月)

中華民國自有歷史以來，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證明她是一個世界上最愛好和平，最遵守秩序，最尊重條約義務的國家，而中華民族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愛和平、重信義的民族。此次中國全國一致對日抗戰，其重要意義亦惟在於保障和平正義，維護條約尊嚴，中國國民黨隨時全國代表大會言中宜之甚明：

「吾人鄭重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此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中國對於日本既明示以抗戰之目的，更本必死之決心，盡可能的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歐洲大戰以後，各國忙於戰禍之重作，謀維持之永保，因以有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規定，中國夙以和平為職志，自加入諸約以後，所致力者惟在於「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不幸「九一八」事變突發，中國仍遵守盟約之規定，避免戰爭之手段，斲得和平之解決。

直至去歲七八月間，鑑於日本無止境之侵略，始決定自衛，從事抗戰。從中國立場言，則爲捍禦外侮，爲國家民族爭取獨立生存；從國際立場言，則爲維護條約之尊嚴，對於破壞條約甘爲戎首者，予以堅決之抵抗。」

至於中國與各國間之經濟關係，宣言中更特別明白提示：

「以經濟建設而論，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對於歡迎外資開發利源，已有詳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據互惠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之合作，中國無不樂於接受，以期獲得人類之共同繁榮，此爲中國經濟建設之已定方針，決不輕有所移易。」

足徵中國之抗戰，其意義便在於尊重國際條約，維護世界和平，而於各國對華之經濟關係，仍一本其互惠合作之國策。此不特見之於宣言，且於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中亦有明確之規定，關於維護和平尊重條約，綱領中規定：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

關於對各國之關係，綱領中規定：

「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
中國的領袖蔣委員長此次在駁斥近衛聲明的演詞中，曾特別鄭重地說：

「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就是不侮強鄰，不畏強禦，尤其是不肯背盟棄信以破壞人類相與維繫的正義。曾記得民國初年，田中義一到上海會見我們總理，那時節正是歐戰發生時期，田中說：『我們東亞應該擺脫一切與外國既存關係，而別造一個新體勢。』

總理就問他：『這樣豈不要破壞國際條約？』田中說：『破壞國際條約，打破不平等關係，不是於中國很有利益嗎？』總理毅然回絕他道：『廢除不平等條約，也要堂堂正正循合法的正常手續來做，如果不合法的破壞條約，這種舉動，雖於我國有利，亦所不為。』這就是中國的精神，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精神，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抗戰，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抵抗一切霸道強權和暴力，我們更要憑這個精神來恢復東亞秩序，以貢獻於世界永久的和平。」（十二、二十九中央日報）

中國向來之民族性與過去之歷史既深足證明中國為一愛好和平崇尚信義之國家民族，目前抗戰之意義更足以說明中國在求貫徹其愛和平重信義之初衷，而於各國之已存關係，

固有友誼，凡在合法條件之下，必始終重視不渝。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必如此。由是說明各國對華之投資貿易等經濟上的利益，在中國抗戰獲勝以後必然大量增進，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必能堅決維持。此在經濟觀點上既為勢所必至；即在政治觀點上亦為理所無疑者也。

六 各國在華利益的估計與前途的認識

由上分析，基於事實之根據，不但足以指斥日本有田、近衛等發言的荒謬絕倫；也就明白說明中國抗戰之勝利和日本征服中國之實現；二者與英、美各國的利權，究竟孰利孰害，因以指示出英、美各國一條正確而應走的途徑。

中國抗戰，一方面固是為中國民族的獨立生存，同時也為國際條約尊嚴和平秩序，實在由其必然的結果而言，也可說中國的抗戰在維護各國在華的利益。因此在道德的正義的立場言，世界各國固然都應該切實援助中國的抗戰，即在各國本身的利害立場上，也應該切實援助中國的抗戰。即在中國力求獨立自主這一點言，雖然表面上是中國的本身問題

，實際上却也與國際和平和各國利益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一點華會和九國公約就有明白的解說：遠東問題或太平洋問題，即為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如獲得合理的解決，則遠東問題與太平洋問題即不至發生，太平洋上各國間的衝突既可避免，軍備限制，自亦可以成立。中國問題如何才得合理的解決？那便是構成九國公約的兩大原則：一是尊重中國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礙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二是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商務實業機會之均等。中國的獨立完整，遠東以至世界和平，各國在遠東的利權，這三者有牠的連環的聯繫性。華盛頓會議時，各國對此既具深刻的認識，現在更應保持此認識以確定其行動。

這裏且放下道德正義以及政治的觀點，只是在經濟利益上來為各國作一個估計。
 先來看各國在中國的投資：

年 別	年 別			
	英	美	日	法
1902年	二六〇・三	一九・七	一・〇	九一・一
單位百萬元	三三・〇	二・五	〇・一	一一・六
總額中所佔%				

各國在華利益的估計與前途的認識

1935年 偽滿不在內 總額戶所占%	1931年		1914年	
	單位百萬元 在 外人投資 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在 外人投資 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在 外人投資 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在 外人投資 中所佔%
一、〇〇〇・〇	一、一八九・二	一、一八九・二	六〇七・五	四九・三
二〇〇・〇	一、一三六・九	一、一三六・九	三七一・七	二二九・六
五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一九二・四	三・一	一三・六
—	五・九	五・九	—	—

(註)此項數字一九三一年以前根據Rem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的材料，一九三五年是根據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的材料，僅用以比較列強的經濟地位而已。

由此可見在外國人的投資中，英國佔有主要的地位，在一九三一年時，外國投資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屬於英國的。在一九三五年，英國投資所佔的比例(偽滿不在內)較前更大，比日本約大兩倍，比美國要大五倍。到一九三八年，據新由遠東考察財政經濟情形回英的華爾登氏(B. A. Walden)在皇家國際經濟協會的報告：目前英國在中國的投资總額，

包括對中國政府及鐵路借款、商業公司、航運、銀行、礦業、不動產及公用事業等約值三萬萬鎊（稿載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 & Oct., 1938）。英國全國對外投資總額，約有百分之六是在中國。

美國在中國的投资並不多，只佔外人在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大約佔美國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一。在遠東各國中，美國的投资有七萬萬五千萬到八萬萬元，即是佔美國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六。不過在遠東方面，美國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在一九一二年，美國在遠東的投资共有六千萬元，到一九三〇年差不多有十萬萬元，後來在一九三五年時較一九三〇年減少了二萬萬五千萬元，這種減少便是同日本的對華侵略有關聯的。中國在美國遠東各國的投资中佔第三位，是在日本和菲律賓之後。

再來看各國在中國的貿易，茲錄其百分比如下：

國別	出口	入口
英		
美		
日本		
德國		
法國及法屬安南		

1936年		1929年		1913年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二一	三一	三五	二九	五七	三七
二〇	二六	一八	一四	六	九
一六	一四	二五	二五	〇	一六
一六	六	五	二	五	四
四	六	二	六	二	一一

上表說明，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不列顛帝國也是佔最主要的地位，對華貿易大概佔整個英國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一或二。此外中國領海內的商船噸位，有五分之二是英國的，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在對外貿易方面，今衆國所佔比例的迅速發展，也是很足以使人注意的。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美國所佔的百分比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六。在中國的入口貿易中，美國所佔的百分比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六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〇。對華貿易大概佔美國出口額百分之三，佔進口額百分之四。

無疑地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戰爭，給與英、美利益重大的打擊，英、美一百五十年來所投資經營的各項事業，已悉受其摧殘毀滅，其價值一時不易估計。戰爭開始後美國對華貿易較平時減退百分之五六，英國減退百分之五二，以一九三八年八、九、十、三個月計，美國損失爲八千萬元弱，英國損失爲一千一百餘萬元（見 *Trade Losses of All Countries Caused by the War*，載 *Finance and Commerce*, Vol. 20），以後損失，更可想見。由於日本的封鎖海岸，由於日本飛機的轟炸，英、美資本都已遭受巨大的損失，誠如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美國駐日大使致日本的照會文中所稱：「美國人民及其權益，已因現在之中日衝突在遠東遭受重大的損失，即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欲使美國貿易及企業，早日回復舊狀，亦不可期。」（全文譯載十一月十九日時事新報）美國如此，英國益然。即以德國而言，與日合作的結果亦使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受到重大打擊。一九三一年德國在中國的投資固然比一九一四年減少三倍，僅有八千七百萬元，但德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是要比大戰前高出許多，尤其是德國在中國進口中所佔比例要比戰前增加三倍以上。近年來德國的資本也想侵入中國的鐵道建設、航空事業和軍事工業中去。自一九二一年德國放棄治

外法權並與中國締結一個友好條約之後，中德經濟關係，確已有大量的增進。到一九三六年德國供給中國輸入總數的百分之十六，地位僅次於日、美，超過了不列顛和香港相加的總數。而在新階段中的日德「親善」，却使德國的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利益痛受威脅，而他們想深入中國市場的打算，也根本破滅。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不但破壞了各國在華的既存權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毀滅了各國遠東利益無限發展的未來。獨佔、壟斷、阻礙、排斥，日本用盡了種種手段使英、美各國的商人無復有插足之餘地，使英、美各國的資本，無復有投入之可能，這一點，在各國的利益上却更具其嚴重性。

因為我們在考量英、美各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的時候，不能以今天的經濟統計為標準的。足以決定英、美對中國態度的主要的經濟動機，就是：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是最偉大的未來的潛在的市場。所以中國市場之引起英、美兩國的注意，不僅是從今日的觀點出發的，而且是從明日的觀點出發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英國總理大臣張伯倫曾發表一篇重要的演說，指出「對於英國可能開闢的新市場主要的就是在中國」。他認為只有

擴大中。市場，才能阻止可能到來但「不景氣」。不幸的是剛在張伯倫發表這篇演說的日子，日本人就在盧溝橋開始了進攻，而這進攻就是展開了日本企圖獨佔遼東，關閉中國門戶的新階段，而把歐、美各國在中國利益無限發展的希望予以整個的摧毀。

中國市場的未來，對於美國，其意義比之英國決不會減低，而只有增加。史汀生在他的遠東的危機中寫道：「從遙遠的歷史前途來看，如果不以數十年為期來估計未來的可能性，而以數世紀為期來估計，那麼更顯然的，美國未來的太平洋關係的重要決定者（即使不是主要決定者），將是任居於日本各島彼岸大陸上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因此雖然美國在日本的投資比之在中國的大二三倍，同日本的貿易，亦比之中國大二三倍，以目前的經濟利益關係，似乎對日本較之對中國更為緊湊，可是從大的經濟利益和未來的前途看，日本的市場當然比不上中國的市場。這一點蘇聯學者列明從經濟的歷史的分析中，早已指出「美國對於遠東事件的關心決不僅以其目前在遠東的利益為出發點，而美國當局的目光早已是敏銳地注意到無限的未來了」（見所著美國中立政策與遠東實際情勢，原載蘇聯太平洋雜誌，一九三八年第三期，譯載武漢日報九月廿三日至十月三日）。更何況英、

美各國在中國經濟利益是同遠東方面整個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利益的總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同整個的太平洋問題聯繫在一起呢？

七 如何方足以維持門戶開放原則

在指斥了日本言論的歪曲荒謬，並指陳歐、美各國在華利權被損害的嚴重以後，這裏最好是引用密勒士評論報的話「今日日本既將九國公約內所規定的尊重中國領土、行政的完整以及不許任何一列強乘機在中奪取特權以致危害他國的各條款，破壞無遺，更想令人承認其破壞的行爲爲合法，天下寧有是理」來作一個總結。

歐美各國，自然不至於忘記了，或是無視於她們的遠東利益，而任令日本破壞毀棄，而事實上日本既已這樣做了，而且還在這樣做去。所以形成此項情勢唯一的理由，便可以用英國張伯倫的政策來尋求解答。

張伯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在下議院演說：「決不能說我們不注意我們在遠東的地位，因爲幾百年來我們在中國有重大的權益，日本政府說他們是保護他們在華的權益，我相信

他們必須承認我們在華也有我們的權益，並且必須承認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權益，在戰爭過程中遭受任何犧牲。同時，我們決盡最大的努力不使英國權益由於與我們無責和無耐的戰事而遭受任何犧牲。」這樣對於現實政治缺乏深刻的認識，妥協可憐的英荷外交政策，適足以鼓勵日本狂暴的侵略與無顧忌的關閉中國門戶，損害排擠各國的在華利益。加菲(Philip Jaffe)於此指責得最切當，他說：「英荷政府的外交政策，適足以使日本相信英國遠東政策唯一的目的是在保護英國權益，然而對有足以威脅其權益的戰事她却表示着與己無涉。」(見 America and Asia 一九二八年九月社論)英國外交政策的徘徊歧途，一方面深怕觸怒日本，仍圖維持「友好」關係，因之不敢公然援一切實制止侵略；而同時又想置身事外來維護他的遠東利益。老練的張伯倫想在外交政策上二者同時兼顧，以踟躕不進的姿態來達前進的目的，而事實上告訴他是失敗了。因為這個除了只足以使日本認識了英國的弱點，加強他侵略的勇氣和獨霸的野心以外，在英國是毫無一點成就。九國公約固有的精神和原則，其深切適當的認識與不可移易的理論，一年餘來明白給予英國外交以寶貴的教訓，這教訓便是英國如果要放棄九國公約，英國便須連帶放棄他的遠東利益，英國如果處於

行維持中國行政主權獨立的義務，英國便只好坐視其在遠東權益之被犧牲，而遠東和平和安全，決不是各國置身事外，用中立的途徑可以維持建立的，而是要用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的途徑來建立維持的。夏伯倫的作風，對於日本侵略戰爭表示「與己無涉」，而於其因戰爭而遭受威脅的權利却盼望不受損害，這種不合真理違反事勢的空想，好比是拈因求果，撤梯求升，絕不可能。

這一點，對於美國正還是一樣，「不承認主義」既不足以阻止羅斯福所謂「恐怖行爲和國際間無法紀的狀態」，「中立法」更是一個破爛不堪的圍屏，擋不住戰爭的威脅。

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發表廣播演詞實是美國外交政策覺醒的佳兆，也就是明確指示出各國在外交應走的途向。他說：

「予願美國，能領悟避免戰爭，不在乎不聞不問，蓋世界和平必須積極努力始能實現，……甚願與九國公約各簽字國盡力合作，共求世界和平。」

實在只有把世界和平各國利益歸結到九國公約原則精神的維持與貫徹上面，是唯一無誤的途徑。列強各國遠東利益的確保，遠東以及世界和平秩序的維護，正和中國領土之完

整，主權之獨立，政府之鞏固有力，有不可分離的連繫關係。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用暴力來積極侵略中國，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損害中國主權的獨立，企圖打倒中國鞏固有力的政府，破壞遠東、太平洋以至全世界的和平安全秩序，鎖閉中國的門戶，侵滅排斥各國在中國之權利，意欲獨佔壟斷中國以至東亞的市場，凡此都是具有不可分的連繫性的。中國領土不完整，主權不獨立，政府不鞏固，遠東與世界就不會再有和平安全的秩序，各國在中國以至遠東也決不能保持原有的以及發展未來的權益。現在英、美各國如果僅僅着眼於在華的經濟利益，或是僅營心於遠東的和平安全，而並不顧及於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則舍本求末，必將勞而無功。這一點是於理既顯於勢尤明，時至今日已不勞再多所辭費的。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抗戰，於道德正義上既爲反侵略反強暴的仁義之師，於法理上又爲懲治破壞安全秩序違背條約義務的正當力量；於實際情勢上一年餘抗戰之結果，在在足以證明中國最後勝利之把握愈強。凡此自均已爲舉世所共見公認。列強各國，除基於上述理由以外，益以各自本身的利益與安全，更應及早採取積極有效之辦法制止違犯道德、公理、條約、法紀之日本侵略暴行，以助成中國抗戰之勝利。中國抗戰之勝利，即爲中國

中門戶開放

四八

主權獨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勝利，亦即為各國遠東利益之勝利，與遠東及世界和平安全之勝利。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中國門戶開放問題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莊心在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170

KBC
G
829.12
0/2